

·书画感悟·

遇见另一个自己

——观普淑娟工笔人物画有感

董雪丹



清风

她手捧一束鲜花，站在自己的画前。这幅画名为《清风》，画上一个披着长发的女子微微翘首，看着一只风中飞舞的蝴蝶，女子的神情有一种庄周梦蝶般的梦幻与出离。而她也如画中女子一般披着一肩长发，微微抬头，看着画中的女子。

这是在画展的开幕式上，这幅工笔人物画的作者，是普淑娟。她不仅仅是我的同事，也是我多年的朋友。相识二十多年，在我心里，她一直都是那个简单纯粹而又古灵精怪的小丫头。因为比她大几岁，我都是直呼其名，一直喊她淑娟。

如此熟识的淑娟，站在这幅几乎与她等高的画前，突然让我心生恍惚：这是我认识的那个淑娟吗？她是画中的女子吗？画中的女子是她吗？画中那个女子的神情，也在表达：自己是蝴蝶，还是蝴蝶是自己？

淑娟的人物画中，无一例外，全是女子。那女子或是一低头，让人想到“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，像一朵水莲花不胜凉风的娇羞”；或是一凝眸，让人想到“惟有楼

前流水，应念我，终日凝眸”；或是一垂手，让人想到“手捻黄花无意绪，等闲行尽回廊”……

无论是在“等”“候”系列画作里，还是在《晨曦》《樱花树下》，无论画中人是否凭栏远眺、倚门回首，还是树下静坐，人物的神情中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意绪。是沉思？是出神？是想念？是欲语还休？也许都是，也许都不是，那一刻只是对现实生活的游离。

不仅仅是淑娟，还有站在画前的观众。你看，一位观者拍下《暗香》中的女子，当即就设为自己的微信头像——她觉得画中人像自己。

真的像吗？像，又不像；不像，又像。画中女子柔顺的发丝轻掠额前，眉眼舒展，唇间含笑，一枚叶形的耳饰轻垂在耳下，一束清新的茶花盛放在眼前，女子温婉优雅，画面恬静美好。其实，像或不像又如何呢？谁能没有对美的向往呢？谁会没有一瞬间的浅笑呢？谁不想在现实中遇到一个超逸绝尘的自己呢？

包括我，明明和画中人有着巨大的形象差距，但还是有几个瞬间，会在看画的那一刻，仿佛看到游离在生活之外的自己，那是另一个在生活之上、跳出生活束缚的自己。看画时，竟然可以有这么奇妙的感觉，这应该也是淑娟画作的奇妙之处。

如果说，屡次获奖可以证明她的实力，我倒觉得，观者站在画前被一种巨大的力量吸引，让人驻足，让人陷入思索，让人被画中人的瞬间情态感染，发现并找到另一个自己，更是一种无需其他什么证明的实力。

我想，淑娟也是在画中寻找另一个自己吧！我确实可以在她的画中看到，不仅神态和韵致，还有手：如果说“画人难画手”，她画中的手却是一双比一双漂亮，那是画中女子的手，也是她自己的手，形似或神似。

她的这双手，可不光是柔美的，更是忙碌的。她是报社的记者、一对双胞胎儿子的妈妈、父母生病时一旁陪伴的女儿，同时还是创造美好的画家……别说不熟悉的人很难想象这多重身份怎样集于一身，即便如我这般对她熟识，真正地站在她创作的一幅又一幅画作前，心底还是不由得生出一个又一个感叹。

我不是感叹她勤奋，虽然她勤奋到积累了这么多的大幅画作，一笔一线、一勾一染、一晕一醒……得耗去她多少时间呀，但以我对她的了解，她是乐在其中的，外人眼中的勤奋于她却是享受的过程。我只是想感



梳妆

叹，在人到中年的忙碌之中，她没有沉陷，还拥有超越的能力，还可以用她纤柔、温暖的手去留下时光的笔触，在画中寻找另一个自己，遇见另一个自己。这种寻找和遇见，让她可以将简单纯粹与古灵精怪集于一身，而又一派自然。

当然，这是我眼中的淑娟。我眼中的淑娟还不止画人物，她笔下的花，有清幽的静气和缥缈的仙气；她画的蝴蝶和蜻蜓，不仅仅是“像”，更有翩翩起舞的轻盈和灵动……

画展前言里，这样介绍作为河南省美术家协会会员的她：普淑娟作品情感细腻、设色清丽，彰显洁、静、雅之美，每一幅工笔人物画作都构建出充满诗意与哲思的艺术世界，生动再现柔婉坚定的现代都市女性形象，仿佛蕴含着一个未完待续的故事，仿佛又是故事细腻温婉的旁白，让观者在静默中感受到一股温暖而坚定的力量。

是的，应该就是这种温暖而坚定的力量，让淑娟自己，也让每一位观者，遇见另一个不一样的自己。

